

孟鄰堂文鈔卷之五

武進楊椿農先氏著 曾孫魯生校字

周易考序

今歲余與六弟讀書棣鄂樓中弟日課周易一卦余爲畧訓大義因念今周易經傳雜糅間考諸儒校本採唐張守節說錄爲經二象二象二繫辭二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各一以合漢志十二篇之數初易自商瞿受於孔子數傳至漢有田焦費高之學而田何之傳最盛所謂易經十二篇施孟梁邱三家者皆田學也成帝時劉向以中古文校諸家脫誤惟費氏與古

文同費氏者以古字號古文易無章句徒以彖象文言解說上下經東漢陳鄭荀馬皆傳其學而鄭康成及魏王弼爲之註由是費氏興而諸家盡廢十二篇之本遂亡宋嘉祐間睢陽王氏洙始以意爲篇次其後汲郡呂氏大防嵩陽鼂氏說之東萊呂氏祖謙九江周氏燔斗南吳氏仁傑沙隨程氏洵皆各有論著然咸不免乖異淳熙九年朱子刊東萊本於臨漳旣遂用爲本義夫六藝遭秦火之餘散亡斷絕唯易以卜筮得傳宜其文詞完善無可疑者然隋志稱說卦三篇得於河內女子而歐陽文忠公疑繫辭以下皆

非聖人之作然則夫子之易其不傳於後及幸而傳於後而爲衆說之所淆亂者蓋已多矣而康成輔嗣之徒復欲便一時之尋省遂令聖人之經千載不明於天下是可慨也則夫春秋書禮學殘文缺經或脫簡傳或閒編又何怪其然也哉明永樂十二年胡廣等爲周易大全取朱子本義附於程傳而宋儒十二篇之次亦以不著余益惜焉因旣錄古本爲考其源流而書其所見者如此繫辭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又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椿誠不敏不足窺聖人之意然他日由其辭以求其象而不爲一卦一

爻之所局者庶於此有得乎則豈敢習其章句之近古而已也康熙四十五年秋七月戊辰

周易考後序

余既考古周易而序之客問余曰子序彖象與東萊呂氏不同何也曰呂氏本孔氏穎達彖象隨經而分余本張氏守節是以不同也曰張氏說可信乎曰張氏生唐開元初漢儒師說雖亡其書尚在張氏據爲史記正義云上彖卦下辭下彖爻卦下辭上彖卦辭下象爻辭余是以信之也曰孔氏在張氏前其說自必有據子不從孔氏而從張氏何也先儒傳註亦有

與張氏相發明者乎曰孔氏疏彖者材也之彖爲卦
下彖辭卽張言上彖也大哉乾元之辭亦爲彖卽張
言下彖也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爲大象十翼中
第三翼卽張言上象也潛龍勿用陽在下也爲小象
卽張言下象也蓋卦辭各彖自必非經大象爲第三
翼則彖象上下各自爲文非隨經上下可知孔氏論
云先儒數十翼亦有多家蓋論區域之說爲一家疏
中之說又一家也孔氏兼採衆說張氏則擇從其善
者視孔爲更精也曰上彖卦辭也不列於經何也曰
揚雄作太元擬易其天地人三卷止列方州部家四

位以擬易之畫分七百二十九贊以擬易之爻而謂
之經其擬象之八十一首別自爲卷不列於經假令
易上下篇本有卦辭則太元之首不俟宋衷范望始
加於贊之上矣則卦辭非經益明已然則呂氏所訂
遂不可信乎曰九師興而易道微費鄭出而經翼亂
學者苟欲窺聖人之經必博考漢唐之舊彼呂氏之
書美矣而爻象混淆大小象錯列則猶未盡善焉似
不如張氏之說爲尤可徵耳客退因次其語爲後序
乾隆九年冬十月乙卯

尙書考序

尙書二十八篇舊在梅賾偽古文中元臨川吳文正公始表出之著纂言四卷今年夏余仿錄之因考他書所採與今經文異者附焉初漢武宣立博士有歐陽大小夏侯尙書三家者其學皆原於伏生隋唐後目爲今文者也成帝時劉向以中古文校三家經文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所謂中古文者孔安國家奏上之書東漢孝章好之詔賈逵撰其同異而逵訓杜林漆書古文馬融作傳鄭康成作註隋志謂雜以今文非孔舊本疑卽逵奉詔所撰而賾書堯典等三十三篇正義言與鄭註同明亦非伏孔本書也

蓋書殘於古今久矣唐文皇時孔穎達奉敕著疏定
贖所上爲孔書而伏孔之原書盡廢夫今文初出屋
壁朽折散絕古文後出於孔氏宜其簡編字畫有不
同者穎達遭主右文典章咸在不於此時集古今誌
同異反取東晉晚出之書汨亂聖人之典非可惜哉
吳公能決真僞於千四百載之後爲唐宋諸儒所不
及學者因其言庶可識全經於十一而自元至今世
尙罕知其書知之亦復不能深信而淺夫窶人更以
贖書爲不刊而怪吳公果於自信輕於非聖經者比
比也昔中庸載於戴記漢后蒼爲之說梁陳以來傳

疏益衆而終皆不行至朱子爲章句其書遂顯今典
謨渾噩過於中庸蹟書淺僞則非小戴記可比然以
吳公之賢纂言之富尙不能爲二十八篇重又況不
如吳公者乎此余今日撫卷長嘆不能無望於後日
之爲朱子者也康熙五十七年夏四月己亥

古文尙書考序

古文尙書五十八篇東晉梅賾所上其三十三篇本
漢伏生書而特分其中篇四篇爲九篇其二十五篇
則賾自增託之孔壁者也昔漢武帝時孔氏有古文
尙書安國以今文讀之起其家逸書得多十餘篇天

漢後安國家奏之遭巫蠱未立河平初劉向領校中書定其經四十六卷五十七篇王莽時立未幾而廢東漢鄭康成註之唐孔穎達尊信梅賾謂漢儒所見皆張霸僞書真古文至東晉始出康成註遂不獲傳以今考之漢書藝文志古文經五十七篇而賾書五十八篇并序五十九篇固已多於志目史記言安國多十餘篇劉歆班固言十六篇比今二十五篇之數尤少此其可疑者一也鄭註二十八篇隋志謂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賾書既親出於孔氏穎達正義乃云三十三篇與鄭註同此其可疑者二也司馬遷受古

文於安國殷本紀湯誥湯征周本紀武成必安國所
授而湯征蹟書無之武成湯誥又與史記不類班固
言遷書載堯典金縢諸篇多古文說今夏本紀以無
若丹朱傲爲舜語而魯世家周公奔楚在成王用事
之時風雷之變在周公卒後此其可疑者三也劉歆
建古文尙書而三統厯所引伊訓武成畢命俱不合
於蹟此其可疑者四也他書引用有辭義古奧與伏
書類者蹟減損其字句而孟子所引其黜竄爲尤著
此其可疑者五也劉歆云書有膠東生之遺而桑欽
者庸生數傳之弟子也漢書地理志有古文以爲某

山及桑欽云者蓋卽庸生之遺蹟書槩不之及此其可疑者六也西漢儒林傳張霸采左氏傳書敘爲作首尾今二十五篇中凡傳記所引掇拾無遺而霸書文意淺陋篇或數簡鄭樵謂數簡者短簡也蹟書自大禹謨外長者至五百言短或不及二百皆平緩卑弱且辭義斷續上下文不相蒙得非卽霸之僞書乎新唐志徐邈尙書逸篇註三卷隋志尙書逸篇二卷出齊梁之間考其篇目似孔壁書之殘者疑蹟書或本於此而穎達正義孔傳二十五篇增多鄭註不言乖異則又采鄭註之文未可知也夫古之去今遠矣

伏生二十八篇爲未備張霸百兩篇爲僞書說皆出於歆固穎達反以相誣謬矣梁武帝爲博士時識姚方興舜典之非唐室君臣曾無一見及此遂使安國所起數百年儒師校讎撰集之書自是不可復見反蒙僞名於後世豈非經籍之大不幸歟若古文之非出於壁中孔安國未嘗作傳及諸他謬說余別論之詳矣茲不復云康熙五十七年夏五月乙卯

毛詩考序

椿少學詩卽疑徒詩樂詩之說今年春課兒紫雲書屋日錄毛詩序傳兼採三家異同及唐以前說詩之

有涉於樂者合爲一編錄既爲之序曰尙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樂記曰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故詩者樂之本也五帝以還詩樂相將其成周尤備二雅周頌天子朝廟之樂也二南鄉樂東西周太師所陳者也豳詩周先公之樂王詩東周王朝之樂也十一國之詩商魯二頌東周列國自作之樂也樂有小大有古今其歌詩有繁簡未有樂不用詩詩不可以入樂者周亡樂廢漢興詩始萌芽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不復識其聲律而樂

家制氏則又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斯詩之
教微而詩之所失矣以今考之燕射鄉飲越草蟲而
取采蘋孔穎達云采蘋舊在草蟲前則南失其所矣
黍離或以爲衛或以爲王則王及十一國失其所矣
豳有詩有雅有頌今止七月詩而鴟鴞東山諸篇附
焉則豳失其所矣小雅歌笙之次著於儀禮今皇皇
者華以下間以常棣六詩而六笙詩亦不依樂爲篇
第大戴禮投壺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鹿鳴貍首
鵲巢采芣采蘋伐檀白駒騶虞今鵲巢采芣采蘋騶
虞爲召南伐檀爲魏貍首已亡則雅失其所矣楚莊

王云武有七德又云武王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
其三曰鋪時繹思我祖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
年今卒章爲武三爲賚六爲桓章次旣各相越餘章
遂不可知蕭子顯云漢用商頌載芟祠先農今載芟
在周頌中則頌失其所矣班固云器用張陳周官具
焉今禮經缺畧而春秋列國名臣甯俞叔孫豹之所
述君卿大夫夫人宴享之所歌或時見於左氏蓋詩
與春秋禮表裏矣後人生不見孔子親正之樂又不
信他經傳所記漫云某詩入樂某詩不當入樂豈篤
論歟而好事者至欲取三百五篇而刪之益見其謬

也已余故爲此序而疏其說之不能盡者別爲記畧
列於左方云雍正四年三月旣望

毛詩考後序

詩之教孔孟言之詳矣而其要在論世以知其人蓋
知其人則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不知其
人則不知其詩之何以作不論其世則不知其人之
何以有是詩將何以興觀羣怨乎故詩序者論世知
人之本也秦燔書孔子子夏之序亡漢興齊魯韓毛
四家之說起毛傳行三家遂廢間有存者往往與毛
氏異以今考之毛氏關雎后妃之德也韓以爲刺時

魯以爲康王時作甘棠美召伯也鄭言文王與紂之時魯韓在召公卒後葛藟王族刺平王也皇甫謐崔靈恩皆言刺桓王鹿鳴燕羣臣嘉賓也司馬遷言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蔡邕言大臣知賢者幽隱故彈弦諷諫常棣燕兄弟也國語言周文公之詩左傳言召穆公糾合宗族於成周作伐木燕朋友故舊也韓言勞者歌其事蔡邕言周道始衰伐木有鳥鳴之刺采薇文王遣戍役也班固以爲懿王出車文王勞還率也司馬遷以爲襄王班固以爲宣王六月宣王北伐也司馬遷以爲襄王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大夫刺

幽王也鄭言刺厲王小宛大夫刺幽王也鄭亦言刺厲王戴聖言文王之詩鼓鐘刺幽王也三家言昭王時作時邁巡狩時祭柴望也左傳言武王克商作韓言美成王能奮舒文武之道行之商頌正考父得之周太師者也韓言正考父作之以美襄公則其世不同矣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魯言蔡人有惡疾其妻不肯改嫁作韓言婦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求已不得發憤而作漢廣德廣所及也韓以爲悅人汝墳道化行也韓言父母甚迫近饑寒之憂故爲此祿仕魯言周南大夫家貧親老其

妻勉其無懈於王事貽父母之憂采蘩夫人不失職也王符以爲背宗族而采蘩怨行露召伯聽訟也魯言申人之女許嫁於鄆以禮不備持義而不肯往小星夫人惠及下也韓言親老家貧不逢時而仕何彼穠矣美王姬也魯言齊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車遠送之騶虞鵲巢之應也仁如騶虞則王道成魯韓以騶虞爲天子掌鳥獸官琴操言邵國大夫久於行役邵國之女作是詩邠栢舟仁而不遇也魯言衛宣夫人自齊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其兄弟欲與嗣君夫人作此自誓燕燕莊姜送歸妾也魯言定姜

送其子婦韓言定姜歸其姊送之而作式微黎侯寓
於衛其臣勸以歸也魯言黎莊夫人見遣於君而不
去傅母同夫人作二子乘舟國人思伋壽也魯言伋
傅母閔伋與壽作蝮螫衛文公能止奔也韓言刺奔
女相鼠衛文公能正其羣臣刺在位無禮也班固言
妻諫夫碩人閔莊姜也魯言莊姜始至操作衰情婦
道不正傅母作此諭之莊姜感而自修木瓜美齊桓
公也賈誼以爲下報上黍離閔宗周也齊魯言衛壽
閔兄伋之且見害韓言尹吉甫信後妻之讒殺孝子
伯奇其弟伯封求之不得作大車刺周大夫也魯言

楚王虜息君將妻其夫人夫人出見息君作遂同日
自殺襄裳思見正也呂氏春秋言晉人欲攻鄭子產
見晉使作溱洧刺亂也韓言鄭國之俗三月上巳秉
蘭草祓除不祥於溱洧之上雞鳴思賢妃也韓以爲
讒人伐檀刺貪也韓言刺賢者不遇明王秦無衣刺
用兵也左傳秦哀公爲楚申包胥賦墓門刺陳佗也
韓以爲訊諫魯以爲陳國採桑女答晉大夫解居甫
作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董仲舒言周襄卿大夫緩
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頌詩人疾
而刺之兩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韓言兩無極正大夫

刺幽王小弁太子傅刺幽王也趙岐王充言伯奇仁人而父虐之作四月大夫刺幽王也韓以爲歎征役孔鮒以爲思祭車牽大夫刺幽王也戴聖以爲好仁青蠅大夫刺幽王也袁孝政以爲刺魏武公信讒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韓言衛武公飲酒悔過采菽刺幽王也韋昭言王錫諸侯命服之樂黍苗刺幽王也韋昭言道召伯述職勞來諸侯棫樸文王能官人也董仲舒言文王先郊而後伐崇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國語言道成王之德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韓言文王之時辟雍學士皆潔白之人魯頌史克

作也韓言奚斯頌魯則其人與作之之人俱不同其事亦異矣而作節南山之家父見春秋魯桓公八年實周桓王之十六年尹氏卒見魯隱公三年實周平王之五十一年則非刺幽王詩可知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國語衛武公年九十有五作懿戒以自儆韋昭註懿讀曰抑十一章云亦聿旣髦武公卽位在周宣王十六年上距厲王流彘已三十年其老年當在平王之世烏得刺厲王乎至若湛露魚藻天子燕飲之詩彤弓采芣天子命賞之詩車攻瞻彼洛矣天子幸東都之詩蓼蕭裳裳者華桑扈鴛鴦天子

美諸侯之詩菁莪隰桑緜蠻喜見君子之詩常棣類
弁角弓篤於兄弟之詩鹿鳴魚麗南有嘉魚瓠葉享
賓客之詩杕杜采芣室家思其君子之詩毛序乃或
列於前或列於後或以爲美或以爲刺楚茨四詩道
黍稷之盛茂倉箱之富盈饗祀之誠敬獻酬之禮義
毛序槩目之爲刺則其世於何論其人於何知乎夫
三家之說今旣不見其全毛序乖異又如此欲論世
知人者將何所據耶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
思無邪又曰溫柔敦厚詩教也惟本無邪之指體之
以溫柔敦厚之教優游焉涵泳焉復考之於毛氏參

之以三家則世或可論人或可知與觀羣怨之道亦
在是若以毛序難信而槩欲去之或專信毛氏而廢
三家之說之僅存者均未見其可也已乾隆十四年
夏五月甲午

春秋考序

春秋古文經十二篇公羊穀梁二家見漢書藝文志
左氏後出其經頗不合於二家而世所傳公羊穀梁
經亦互異蓋皆非古文本書也今年夏余學春秋日
錄經文以左氏爲主附以二家及漢人書之可參校
者已竟乃爲之序曰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

亡然後春秋作趙邠卿云太平道衰頌聲不作故詩
亡胡康侯云黍離降爲國風天下無復有雅而王者
之詩亡春秋作於隱公適當雅亡之後夫頌始太王
文王迄於成康使頌不作爲詩亡將迹熄懿其之世
矣黍離十篇東周王朝新作之樂詩耳非降也小雅
正月云赫赫宗周褒姒威之雨無正云周宗旣滅小
明云我征徂西皆東遷後語也而節南山之家父桓
八年始見於經則安見二雅之卽亡於隱公之初乎
孔子曰詩三百詩自合南幽雅頌王及列國言之耳
幽平以前天子采詩協於南雅侯國未嘗有詩桓王

時邶鄘衛之詩作五霸盛商魯於是乎有頌以今考之魯頌皇皇后帝皇祖后稷郊祭而祀稷配天也萬舞洋洋孝孫有慶禘廟而大合樂也振振鷺鷺于下大饗而徹以振羽也公車千乘公徒三萬大閱而簡軍實也在泮獻囚在泮獻馘師還而以訊馘告也故列國有詩王迹之衰也衰而未遽至於熄則先王遺風餘烈尙有因詩以存焉者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直道在民而陪臣執國命之後乃始有庶人之議詩非若庶人之議也其君卿大夫雍容壇坫言志有歌卽事有賦

內之夫人內子外之戎夷君長附庸之大夫亦皆溫
柔敦厚之遺焉誦之者有能論世以知其人尋其迹
以致于道則東周可爲春秋不必作矣詩之亡其在
定哀之際乎於是王室大亂諸侯寢衰曩之公庭萬
舞者變而大夫八佾矣曩之在公振鷺者變而大夫
雍徹矣曩之郊禘配稷者變而大夫旅泰山曩之公
車千乘公徒三萬在泮獻誠在泮獻囚者變而作邱
甲變而作三軍又變而邱費俱泯矣其變愈下其迹
愈微蓋自宋賦新宮而後侯邦無宴饗之歌秦無衣
而後亦無因事之賦者矣雅頌相錯而樂壞尊卑失

序而禮崩在位不復敦詩聖門小子亦幾幾於莫學
孔子安得不懼春秋安得而不作乎彙使東遷而述
已熄黍離作而詩已亡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一
匡九合皆不得爲迹邶鄘以下商魯二頌并不得謂
詩不亦見之偏而說之固也哉雍正五年夏四月丁
亥朔

春秋考後序

或謂余曰子言迹熄詩亡辨已孟子曰春秋天子之
事何也曰天子之事禮樂征伐是也周室盛時禮樂
征伐自天子出五霸興出自天子者諸侯假天子之

命出之故曰王者之迹也霸業衰諸侯授其權於大
夫大夫猶必假諸侯所假者以從事則迹或尙存焉
大夫弱陪臣強國命爲陪臣所執而迹於是乎熄矣
夫方諸侯力政其臣用命之時大夫之跋扈已萌不
必溴梁之會雞澤之盟而始知其不臣也大夫擅權
君若贅旒之日陪臣之強悍復著不必三都之圍陽
關之據而後知其叛夫也魯史見其如此始於隱終
於哀一皆書其自出夫子因文以述其事雖不能還
其事於天子然卽文以觀諸侯大夫陪臣之罪自見
此夫子之義卽魯史之義也夫天子之事降而自諸

侯出降而自大夫出又降而陪臣執國命夫子皆如其自出者書之見之者或以爲此出於諸侯出於大夫執於陪臣者僭也竊也亂臣賊子之漸也聖人不得已而直書之耳或以爲聖人以天子之事與諸侯矣以天子之事與大夫矣以天子之事與陪臣矣且其時王楚者商臣子孫也卿大夫遠則晉有趙盾近則齊有陳乞皆直書其弑逆而楚圍欒書中行偃之子孫微矣則僅各從其所赴夫子知我罪我之言以此也漢儒不察謂竊取之者夫子因魯史記設素王之法爲天子之事也宋儒曰夫子託二百四十二年

南面之權有德必褒有罪必貶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夫作春秋做亂賊也無其位而取國之史任私意爲筆削褒貶人於一字之間以代天子之刑賞誰信之而誰懼之欲人之禁其欲而不肆也能乎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夫子之言也若如漢儒所云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是二百四十二年中自天子至於大夫無不在所貶所退所討之中吁母乃已甚乎何其與夫子平日之言相戾也則處士橫議不將自春秋啟之乎昔韓起聘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

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夫魯之春秋已與易象並稱則其義不同於他史可知夫子竊取云者取魯史之義非孔子自設之義也豈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云乎哉乾隆九年冬十月戊申

周禮考序

椿幼讀周禮見其與孔孟之言不合心竊意之既長沉潛反覆留心玩索幾六十年乃今始克為之考考竟序曰是書非周公作也疑其先出於文種李悝吳起申不害之徒務在富國強兵以攻伐聚斂為賢而

其人類皆堅強猛鷲有果毅不羣之材故能謀之而必行行之而必成而其書亦遂得傳於世遭秦之火散亡遺佚間有存者後人網羅摭拾彙爲此書而異時冕服車旗尊彝圭璧之制朝覲聘問餼牢饗食贈送之儀以及膳羞酒醴次舍帷帟之末箠箬巫祝醫卜占眡種樹之微皆得附於其間其殘篇斷簡亦或意爲增損故復重缺裂自相矛盾且以周秦後事附入者在在有之後之讀者驚其字古而辭富謂非周公不能作而信之而欲法之矣夫使是書果作於周公則與易之爻辭書之立政無逸詩之幽雅頌自必

有相合者乃不惟不合而且顯悖之其爲僞造無疑也嗟乎以彼作書者之材使其早游聖門獲聞君子之大道則子路之治賦冉有之足民或庶幾焉惟其慘礪險鑿無不忍人之心因無不忍人之政王莽用之而一敗王安石用之而再敗詎不宜哉而尙有稱其廣大精密三代誠正之實學惜孟子未見之者亦獨何歟乾隆十二年秋八月戊寅

周禮考後序一

余旣作周禮考序復爲之書其後曰國家之病莫深於好貨怨詈之興災害之至未有不自貨始者是書

天官地官之屬以掌貨財爲職幾於無地不賦無物不貢無人不征矣而死馬之賈尙納於校人屠者之皮角筋骨亦入於玉府官府都鄙之失財用物辟名者誅之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雖鹿臺鉅橋未聞至是而大司徒載師之任土孟子所云任土地也遂人之頌萊孟子所云闢草萊也孟子曰爲民賊周公顧以爲良臣乎大禹弼成五服欲其各迪有功耳豈爲貨財計也周語五服蓋與之同而是書忽爲九服忽爲九畿又忽爲六服前後之間彼此互異及觀其制所詳者諸服之貢蕃國之寶摯而已夫此果周公所

爲則穆王之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乃其成
憲荒服者胡爲自是不至而太保之作旅獒亦未免
多事矣分土惟三周室頒祿等也是書乃列爲五地
又較多祿有君有卿有大夫有上士有中士有下士
有庶人在官是書其食者半其食者三之一其食者
四之一食者何人所餘又爲何人之食耶註謂半者
半入於天子三之一四之一者一亦入於天子疏謂
天子所食者諸侯市美物以貢天子審爾諸侯雖有
錫土之名其實天子食之求金求車之使春秋似可
不書景王之責彝器於籍談又焉足怪且匪特此也

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非耕者九一矣關市之賦非
譏而不征矣園廛二十而稅一非廛而不稅矣廛布
入於泉府非無夫里之布矣山林川澤有厲禁非澤
梁無禁矣鄉遂稽夫家衆寡周宣王之料民唐明皇
之括客戶也夫布之征漢之斂算也民之貨者以國
服爲之息孟嘗君之收責也井人掌金玉錫石之地
明之礦監司市分地而經市宋之場務明之稅監也
懷方氏掌致遠物山師川師掌致珍異之物漢之市
珍寶於益州交趾南漢之媚都川也盜賊之物入於
司兵漢之加責贓唐之倍贓也訟獄入束矢鈞金漢

之繫囚入縲也財物犯禁貨之不出於關舉之漢之
治緝錢唐之白著也質人成人民之質劑南朝買奴
婢之輸估也以璽節出入貨賄漢均輸之兆端陳肆
辨物而平市量度成賈而徵價漢平準之先聲也九
府之藏漢之西園唐之瓊林大盈也式貢餘財其玩
好唐之羨餘進奉也內宰佐后立市漢以閹人爲中
準令唐以宦者爲官市使宋以內侍參主雜買也其
他聚斂之事不可枚數蓋舉文考治岐之仁政是書
無不反之後世暴君汚吏所爲是書無不有之且并
後世所未爲亦有見於是書者而謂萬民惟正之供

乎作書者亦知黷貨已極後之必將有患也故爲設
勸導之官遣偵伺之使若掌交匡人擇人之屬是已
夫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王者事也若知王
好惡而辟行之諧臣媚子所爲可責之諸侯萬民乎
且王所好非足用長財善物者乎王所惡非失財用
物辟名者乎掌交乃以節與幣巡諸侯及萬民之所
聚者使咸知王之好惡而辟行之以和諸侯之好達
萬民之說夫以節是威之也以幣是貨之也焉有諸
侯萬民而可以王之好惡威之使和貨之使說者乎
周人謗厲王以榮夷公專利王說之以肆虐耳故令

衛巫監之匡人擇人或匡邦國而觀其慝使無敢反側或巡天下而誦王志使萬民和說亦監謗意也夫曰慝曰反側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匡人止中士四人耳觀之者何術匡之者何道而能使無反側乎天下至大萬民至衆擇人亦止中士四人耳欲往巡之日亦不足矣且民無疾怨巡之何爲民果疾怨卽日巡而日誥之曷益乎而謂周公畜儉人以讎斂又用此爲勸相之吉士乎在易益之爻曰有孚惠我德屯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渙曰渙王居无咎自古人君未有不損上益下而興損下益上而亡者商周之

間其事昭然可觀已周公豈不知之而爲此措克強
禦之書與所繫爻辭自相背戾哉後之理財者可憬
然悟矣乾隆十二年秋九月庚寅

周禮考後序二

天台齊次風先生熟精三禮余以臆見質之輒相契
頃作周禮考序就正先生先生曰是也孔孟之言無
不與周公脗合無逸言文王惟正之供孟子言治岐
之政也立政言吉士大學之言仁人言勿以儉人大
學之言不畜聚斂之臣也是書前襲鹿臺鉅橋之陳
迹後開頭會箕斂告緡平準之厲民使出於榮夷公

號石父之徒則可謂出於周公豈可哉易三百八十
四爻周公所繫也其於吉凶之理備矣若如周禮所
云剝之六四剝牀以膚亦可云吉益之九五有孚惠
我德當反爲凶也屯九五之屯膏不必言大貞凶而
豐上六之豐屋蔀家不必致慮於三歲不覲也且天
官地官而孜孜於財利必將擢強禦培克之儉人使
之在位在服而後勝其任則師之上六不必有開國
承家小人勿用之戒解之六三負乘致寇鼎之九四
折足覆餗更不必爲是危言也魯哀公用田賦孔子
歎其不用周公之典若周禮之利析秋毫豈止用田

賦已耶先生既語余余思三代以來言利者始於桑
孔用之者漢孝武也是書出孝武尙言其瀆亂不經
作十論七難以排之鄭康成作註時林孝存據之與
康成相詰辨今其語雖不傳然書之瀆亂不經明矣
程子曰有關雝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蓋
以其無關雝麟趾之意耳使有之則自有關雝麟趾
之法度何用行今之周禮乎孟子云作於其心害於
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其周禮之謂矣述先生言
附識之如此乾隆十二年冬十月甲子

儀禮考序

儀禮經十七篇有記者十二篇無記者五篇昨冬余取唐人石經朱子經傳通解黃氏經傳續通解敖氏集說及明國子監常熟毛氏崑山葛氏近濟陽張氏諸刊本相讎校註其文異同於下已竣夫古禮之亡久矣其幸而在者惟此十七篇耳而文字脫譌莫能是正有彼此互見或詳或畧者有經與記重出者有記入於經經入於記者竊嘗伏讀之其儀文盛而實意稀辭雖煩制度究無所於考且有於理可疑者冠禮冠者取脯見於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是母拜其子也昏禮婦進棗栗舅答拜進股脩姑拜婦餽姑

之饌姑醕之姑拜送是舅姑拜其婦也特牲饋食嗣
子饗其父致祝而拜者再獻酬而拜者亦再是父拜
其子也小戴禮記天子射以騶虞爲節卿大夫以采
蘋爲節而鄉射禮樂正奏騶虞以射記歌騶虞若采
蘋皆五終則射樂無等矣拜下禮也大射燕禮之賓
臣耳升成拜升再拜稽首非泰乎覲禮侯氏之朝天
子亦然則宰孔賜胙齊桓奚爲下拜登受乎肆夏之
三天子所以享元侯也而大射儀賓及庭奏肆夏公
拜受爵亦奏之燕禮記同則穆叔以不拜爲禮豈反
不知禮乎婦人無外事聘禮有夫人之聘享使者歸

送曰君以社稷故在寡小君則聘者非特夫人兄弟而凡在與國夫人皆可與之交聘矣大夫私交始於文宣至襄昭而極僖公前未有也聘禮往往與之合則所謂聘已鏃矢不出竟場束脩之內不行竟中者何義乎喪服慈母如母曾子問古慈母無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家語始於孝公則喪服不制於周初矣喪禮遷尸大殮主人俱拜送賓於門外衆主人就次主人必揖之夫主人者孝子也父母初亡孝子能頻拜送賓於門外乎衆主人者主人之庶昆弟亦孝子也哭罷就次奚揖乎宗廟之制有等其禮則一特

牲少牢有司徹於序昭穆辨貴賤辨賢序齒皆不記
獨詳於逮賤何也小雅楚茨祭祀之詩也獻酬者賓
客燕私者諸父兄弟而已特牲少牢有司徹主婦獻
尸獻侑獻祝獻佐食尸與賓致爵酬之主婦內賓宗
婦亦旅則酢不受徹俎不宴宗不具不繹繹不盡飫
而退孔子何賢乎敬姜乎朱子曰孔子從先進欲行
夏之時乘殷之輅有損周之文從古之樸之意又云
儀禮多重復後世有大聖人整理必不如古人之煩
則朱子之意可見今觀燕射公食五等諸侯之通禮
經祗稱公與春秋同惟聘禮君公間稱耳而喪慈母

之二君皆魯君也吾意是書魯臣臧孫辰季孫行父輩所爲蓋文勝之書所謂後進於禮樂而非周公之制孔子所從也然三代威儀尙可想見於千一而世儒苦其難讀且非肄業所及習之者百不一二焉惜哉余故校其文辭審其章句非敢妄議古人之禮也姑存所見俟他日整理之大聖人而已乾隆十二年春正月旣望

禮記考序

小戴禮記四十六篇漢九江太守戴聖輯東漢馬融益以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爲四十九鄭康成作註

與周禮儀禮並行謂之三禮今年冬余考次小戴經
文因爲之序序曰聞之禮也者理也行而履之禮也
在身貌言視聽思之事在家與國君臣父子夫婦昆
弟朋友之倫莫不有自然之禮焉顏子曰博我以文
約我以禮五事之禮也孔子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
禮所生也五倫之禮也其要在恭從明聰睿之用慈
孝仁忠聽義友悌敬信之敘其存之食味別聲被色
之性發之喜怒哀懼愛惡欲之情其行之以貨力辭
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皆禮也而世之議三禮
者以小戴爲禮之枝葉以小戴爲駁而不純以小戴

爲不如周禮儀禮之可信夫儀禮記儀文周禮記官
守耳制度則小戴記較詳古聖賢微言大義亦惟小
戴記有之可僅謂之枝葉乎今以小戴所記與周禮
儀禮質之周禮乖異特甚小戴云敬大臣則不眩體
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周禮誓大夫曰鞭三百太史曰
殺小史曰墨夫大夫掌論議者也太史掌建邦之六
典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者也而鞭笞戮
辱非所以體之矣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以八則
馭官吏士民則自大臣而下無不在所馭之中蓋不
特不敬之不體之而且視之如犬馬矣其臣以足用

長財善物爲忠辟行王之惡好爲敬可謂報禮重乎
君其有不眩乎君臣之倫幾何其不斃也父之讎弗
與其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誠痛之也周禮以調人
諧和之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
弗辟則執之夫辟者高賢所尙或以色或以言或以
地或以世非所施於讎人也亦非可威劫者也且使
所讎爲非耶不任其讎可也何和與辟之有若其是
也則所謂弗其戴天者也不反兵者也而顧乃和之
而強使辟之是等父子兄弟於塗人而天性之倫斃
矣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欲民之有坊也男

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恐男女之無別也周禮內事有達於外世婦掌之后有好事於四方有好令於卿大夫使內小臣往后有賓客則九嬪從酒正漿人其后夫人致飲於賓客之禮將內外之坊不自上決乎仲春之月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
用令者罰之則奔者爲用令不奔者有罪矣司男女之無夫家者會之則并不必奔矣男女尙能有別乎夫婦之倫亦斃矣與國人交止於信周禮司盟掌會同之盟約詛祝作盟詛之載辭盟萬民之犯令詛其不信者亦如之各以地域衆庶其其牲而致焉則是

無地不詛無人不盟相率而爲矯誣矣其猶有朋友之倫乎若夫母不敬恭也周禮王有玩好之用有司服之御有酒式之誅賞有夷樂散樂之旄舞聲歌適自隳其恭也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從也周禮內豎掌內外之通令適自殄其從也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明也周禮師氏媒氏銜枚禁暴禁殺戮皆以司爲事適自蔽其明也好問而好察邇言聰也周禮有非言之刑作言語不信者以告而誅之適自掩其聰也然則三禮果孰純而孰駁孰可信孰不可信乎朱子曰漢儒最純者莫如董仲舒仲舒

之文最純者莫如三策何嘗有禮記中話來則朱子
不以小戴爲駁可知而陋儒拘牽文義妄肆鉅排蓋
有不足辨者夫禮時爲大宜次之稱次之古禮雖存
今未必皆可行矣惟其微言大義發明五倫五事之
理者萬世不可泯耳小戴記勝於周禮儀禮與易詩
書春秋配者此也若文辭意義之小疵則去古已遠
易書詩春秋不免焉豈特小戴記然哉乾隆十二年
冬至日

大戴禮考序

大戴禮漢信都太傅戴德刪記禮之書爲之凡八十

五篇事具隋書經籍志其自第一至第三十八又自第四十三至第四十五又第六十一又第八十二至末共四十六篇皆缺蓋卽今小戴禮記而此則隋志云小戴所刪者也第其中第七十三有二與八十五篇之數不合疑遷廟鬯廟本一篇後人分爲二未可知也余考次其書大抵與小戴記逸周書家語荀子賈誼新書周禮大行人小行人典命司儀相出入而錯譌衍脫至不可句讀蓋自鄭康成三禮註行小戴興而大戴微孔穎達等本鄭註爲正義詔以之取士大戴雖存世遂無習之者宋列於經有十四經之目

未幾亦廢故舛誤滋甚余以讀書校之得其是者十三四附註本書之下其不可知者缺焉朱子云大戴禮有最好處草廬吳氏云大戴禮多精語而曾子立事至天圖十篇後人輯爲曾子潛溪宋氏稱其明白皎潔若列星之麗天敷腴諄篤若萬卉之含澤推尊者至矣而世或譏其冗雜又以多假託疑之夫識大識小皆文武之道是書兼包大小戶牖諸銘武王之主敬也六徵九用文王之知人能官人也折衝乎千里之外衽席之上選師仁人之無敵於天下也或奇或偶或飛或行天圓地方陰化陽施至誠之盡人之

性盡物之性也大行人寶摯貢物司儀私面私獻周禮所有而是書無之賤貨而貴德也毀廟之請令投壺之雅歌小戴未有而是書有之明堂之制度公符遷廟之禮儀他書未及而是書記之則存禮樂於千一也論教之早大孝之本九與文王世子孝經相表裏其他微言大義散見諸篇蓋於道無所不備斯其言無所不該而乃以冗雜譏之過矣保傅禮察二篇言秦之無道公符有漢昭冠辭此如公羊傳穀梁傳之孔子生左氏傳之孔子卒皆出於後人而豈春秋自書耶乃以槩其全書不更惑歟夫晉永嘉後生民

之亂極矣江左河北經學相承唐貞觀初兩漢經師
之說尙多存者穎達等遭主右文奉敕著疏不爲辨
真僞列異同輔弱扶微廣存衆義乃專信後出一家
之言如易取費直而十二篇之易亡書用梅賾而伏
孔今文古文之舊本亡詩主毛萇而韓詩亡齊魯之
殘詩亦亡禮宗康成而淹中古禮五種之記盡亡大
戴今微其書未佚則猶爲幸焉爾然則貞觀雖盛經
學不如永嘉豈不重可慨哉憶余年十三時從先大
夫至宛平孫侍郎家見宋淳熙中穎川韓元吉刊本
較今刻譌處尙少借歸手校留數日還之康熙戊戌

北上校本藏於家塾爲胠篋者取去迄今思之耿耿不能忘也而孫氏舊本今亦不可復見矣惜哉乾隆十二年冬十月旣望

大戴禮考後序

或謂子曰隋書經籍志齊詩魏代已亡魯詩梁邱施氏易亡於西晉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尙書並亡今子言唐初古經多在何歟曰隋志所云亡者師說亡耳非其書亡也一經有數家之學一家存則其書存矣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施孟梁邱三家唐藝文志易有孟喜章句十卷則梁邱施氏易雖亡十二篇

之易未亡矣漢儒林傳伏生以書教於齊魯之間此
今文尙書也孔安國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此古
文尙書也唐志鄭元註古文尙書九卷隋志鄭註二
十九篇雜以今文非孔舊本尙書正義鄭註與夏侯
等書同而經字多異蓋康成所註非伏非孔乃自黠
竄之書梅賾僞孔傳因之故正義云孔傳三十三篇
與鄭註同猶漢費直易王輔嗣註因之矣使時無伏
孔原書穎達等烏知其雜以今文非孔舊本又烏知
其與夏侯等書經字多異耶韓詩二十二卷隋唐志
俱有齊詩則漢書顏師古註引之魯詩則隋志有一

字石經六卷玉海宋時尚有魯詩殘碑百七十三字
又一段二十餘字則齊魯二詩唐亦未全亡矣淹中
古禮五種之記隋志云並多散亡又無師說夫散亡
者可下詔哀之無師說者可博士講之乃任其散亡
而不之省止三四篇名片言賸語偶見於禮記註疏
文選註後漢書註杜氏通典中其餘飄零磨滅不可
復覩其益可惜也已而孟易韓詩之著錄者自是亦
爲烏有則唐志貞觀中魏徵等請購天下書選五品
以上子孫工書者爲書手繕寫藏於內庫以宮人掌
之不又具文也哉夫經學之盛始於漢之建元至甘

露講議而一變建初講議而又一變康成箋註出而
於是乎大變貞觀正義行而其變極矣李延壽云南
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正義未能約
簡徒尙襲其深蕪所用傳註或支離矛盾違於事理
者有之而三禮註尤甚特其據以爲本或採他說補
者序中尙顯言之不諱明永樂間纂修大全陰襲宋
元人成書沒其名爲己撰而註疏亦棄之不用劉歆
移讓太常博士云黨同門妬道真挾恐見破之私意
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每讀之未嘗不掩卷太息也
乾隆十二年冬十二月戊寅

毛詩訂詁序

毛詩訂詁余友無錫顧復初先生所作也今年春先生與余胥會京師出其書屬爲之序余惟毛詩序傳得失先儒論之詳已而義或尙未盡者則風雅正變之說錮之也孔子惡鄭聲之亂雅樂雅者正也大戴禮投壺篇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鹿鳴豳首鵲巢采芣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則不特小雅爲雅召南魏詩亦爲雅不特文武成王之詩爲雅後世刺貪刺不留賢之詩亦雅矣奚正變之分也且卽有正變二南太師所陳周之盛時樂王爲王朝新樂邶鄘十一國

之詩周衰各國自作之樂序謂之家殊俗國異政者以正變分之或可幽詩爲周公作或他人美周公作何王道之衰禮義廢政教失而目之爲變風乎二雅則孔子自正各得其所者也民勞板蕩抑賓之初筵與書之召誥洛誥酒誥無逸立政何異六月采芑江漢常武與書之甘誓費誓又何異采菽崧高韓奕與書之康誥文侯之命復何異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與頌之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更何異而槩以爲變雅乎若云以美刺分淇澳緇衣美衛鄭之二武公小雅車攻四詩大雅雲漢六詩皆美宣王者也何以

亦爲變乎若云以時世分周頌作於周初魯頌僖公
時作何獨不分正變乎夫發言爲詩比音爲樂雅樂
無正變則詩自無正變三百五篇中美之者固正刺
之者亦未始非正千五六百年道有升降俗有污隆
其詩無一不正者也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
無邪無邪者正變則不能無邪矣余向持此論讀先
生書博而要簡而明深幸其與余合也爲序之如此
乾隆十七年春正月丁亥武進同學弟楊椿序

春秋大事表序

乾隆己巳春從子遂曾以無錫顧震滄手書并所著

春秋大事表郵寄於余請爲之序序曰昔之言春秋者莫善於義莫不善於例義者宜也例則舞文弄法吏所爲非春秋教也自漢胡毋生著公羊條例廷尉張湯用之以治大獄丞相公孫宏以其義繩臣下江都相董仲舒撰決事比於是公羊家以春秋之義爲獄吏例矣穀梁氏因之左氏後出經生恐不得立於學官仿公穀二家爲書不書之例引孔子君子之言附益之後儒未嘗謂皆出於邱明杜預集傳中諸例爲釋例十五卷四十部而習春秋者益但知有例不復知有義矣司馬遷云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指

者胡母生例也張晏曰春秋才萬八千字李燾曰今更闕一千二百四十八字則春秋文脫落蓋甚於他經後人欲於月日名字爵號氏族之間以一二字同異爲聖人褒貶且云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豈不謬哉先儒謂公穀深於理而事多謬左氏熟於事而理未明敘事亦多失實夫公穀考事之疏不必言矣至以祭仲出君爲行權衛輒拒父爲尊祖無父無君已甚猶謂深於理乎左氏則見聞之廣紀述之詳後之讀者尙能發爲至論況其自爲之焉有所見之不明所敘之失實如昔賢所譏者乎隱二年王

貳於號蓋鄭以王爲貳王亦受鄭之言貳欣然交質
左氏直書之以著平王之不君鄭莊之不臣耳非以
貳爲是也君子曰以下則經生所益之論斷謂左氏
見理不明可乎齊桓侵蔡釁由蔡姬晉文侵曹伐衛
起於觀浴之與與塊皆事之不可隱者否則召陵城
濮仁義之師非霸者之舉矣不得言左氏敘事失實
也其他苛論不可枚舉椿深病之嘗欲采左氏事敘
於經文之下而去其書法論斷取公穀事之不同者
附焉又思平桓之際王迹雖衰未可云熄欲爲天子
諸侯大夫陪臣四表著當時世變禮樂征伐所自出

以見王迹之熄之漸庶夫子之義明例自無所用之
矣而浮沉史館荏苒未成今老矣得異聞於先生恰
如吾意所欲出故不辭而爲之序是歲夏四月戊寅
朔武進同學弟楊椿

春秋輿圖解序

從來志地理者難於天文而志春秋之地理尤難嘗
思齊晉楚皆霸國也晉之乘楚之櫛机齊之太史南
史所紀地理宜詳矣而其始封之都皆有不能無疑
者史記齊太公世家武王封師尚父於齊都營邱胡
公徙都薄姑獻公徙薄姑都治臨淄貨殖傳營邱地

瀉鹵人民寡臨淄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漢書顏註
太公初未得薄姑之地成王以益之是營邱薄姑與
臨淄爲三都齊先君前後都之非一地已漢書地理
志齊郡臨淄師尙父所封北海郡營陵或曰營邱瑯
琊郡姑幕或曰薄姑或曰云者疑其所不敢定其名
也營邱不言師尙父所封於臨淄言之從其都之最
後言耳續漢書郡國志齊國臨淄本齊樂安國博昌
有薄姑城而不言營邱所在蓋薄姑營邱非卽臨淄
而其所漢時已難遽定故班馬二志云然水經註乃
以臨淄城中周三百步之小邱爲營邱引左傳晏子

之言薄姑氏附之臣瓚合之爲一余之疑而未信者
一也左傳祝佗曰成王命唐叔以唐誥而封於夏虛
皇王大紀禹都平陽或在安邑或在晉陽則平陽安
邑晉陽皆夏虛已帝王世紀堯都平陽於詩爲唐國
武王子叔虞封焉括地志今晉州所治平陽故城是
也晉世家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張守節正義河汾
之東合在晉州平陽縣蓋安邑無汾平陽晉陽皆有
汾而晉陽在汾西平陽在汾東河則平陽近而晉陽
遠且平陽與後之翼鄂二絳相邇則唐叔所封夏虛
在平陽不在安邑晉陽明已漢書地理志太原郡晉

陽故唐國周成王封弟叔虞與史記帝王世紀已不合臣瓚云唐在永安去晉四百里世本又云唐叔居鄂日知錄又云唐叔至侯緝並居翼夫永安卽漢彘縣周厲王所奔唐叔豈封於此居鄂者孝侯之子郟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諸隨而納之者也翼則昭侯元年晉亂始遷之耳未必唐叔都也元和郡縣圖志太原大鹵大夏夏虛平陽晉陽諸名其實一也夫大鹵太原大夏夏虛之爲一爲二均未可知而平陽晉陽斷不可合爲一余之疑而未信者二也楚世家周成王封熊繹於楚蠻居丹陽左傳楚子革云

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漢書地理志禹貢南條荆
山在臨沮縣東北元和郡縣圖志襄州南漳縣本漢
臨沮縣地荆山在縣西北八十里則熊繹所居之丹
陽在南漳荆山無疑已春秋魯莊公十年荆敗蔡師
於莘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鄭二十三年聘魯二十
八年伐鄭皆書荆蓋以此漢書地理志丹陽郡丹陽
楚之先熊繹所封十八世文王遷郢夫丹陽郡之丹
陽吳朱方地郢卽今之江陵去朱方二千五百餘里
文王安得自朱方遷之晉書地理志丹楊郡丹楊丹
楊山多赤柳在西是江東之丹楊從木不從阜與楚

蠻之丹陽無預矣徐廣穎客云丹陽在枝江縣括地志在巴東縣水經註輿地志在秭歸縣夫秭歸爲故歸國枝江爲故羅國巴東爲漢巫縣去荆山或數百里或千里而遙決皆非熊繹所封通典云楚初居丹陽爲今秭歸後徙枝江亦曰丹陽與水經註之齊都元和郡縣圖志之晉都同一遷就附會余之疑而未信者三也夫三霸國所都其難考尙如此况他小國下邑乎班固鄜道元杜佑李吉甫所著尙如此况不及數子者乎則甚矣地理難志而志春秋之地理尤難也無錫顧復初先生研覈經傳穿穴羣書又嘗周

歷四方訪求古蹟見聞既廣考據益真爲春秋大事表五十卷其間輿地表五又以今府州縣釋春秋地名爲輿圖解十有三凡川流之改徙都邑之變遷築城屯戍之緩急輕重關隘阨塞之夷險疏密軍師出入朝聘往來道里之迂直遠近靡不犁然洞見余服其博洽尤喜其多所譏正也附書所疑於卷末先生庶有以大發余蒙也夫乾隆十七年二月丁巳武進同學弟楊椿

孟鄰堂文鈔卷之五

孟鄰堂文鈔卷之六

武進楊椿農先氏著 曾孫魯生校字

說卦考

王充論衡考宣皇帝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而不言所得何篇隋書經籍志秦焚書易以下筮得存惟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則似武昭前未有說卦宣帝時始有之矣陸德明經典釋文河內女子得說卦一篇韓康伯分爲序卦雜卦則又似漢魏前未有序卦雜卦晉武時始分之矣今考說卦之名見於史記豈至宣帝時得序

卦之名見於漢志宋崇文總目有鄭康成所註序卦
雜卦則亦非康伯所分明已史記孔子世家晚而喜
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而不言雜卦漢書藝文志孔
氏爲彖象繫辭文言序卦而不言說卦雜卦儒林傳
費直以彖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而不言說卦序
卦雜卦蓋其詞互見非書有缺全也若漢初果失則
漢藝文志儒林傳自備言之不得僅言易爲卜筮之
書秦獨不禁傳受者不絕矣且惟漢初上下經十翼
俱全故志有易經十二篇之目若如隋志則漢志目
止應九篇如經典釋文漢志目亦止應十篇不得言

十二篇矣竊嘗思之漢宣時說卦大約如晉武時汲冢所得之周易上下經與田何之周易上下經無異韓康伯分說卦一篇爲三篇如梅賾分尚書顧命爲康王之誥又分出盤庚二篇與鄭註之古文尚書無異之類而豈說卦始得於河內女子序卦雜卦始分於韓康伯也哉

伏書篇數考

史漢儒林傳漢書藝文志伏書二十九篇今所傳二十八篇孔穎達尚書正義司馬遷時已得秦誓并歸於伏生故二十九夫秦誓後得豈在二十九篇之內

梅鷟讀書譜朱彝尊經義考其一乃百篇之序夫伏
書初出劉歆以爲朽折散絕安得有百篇之序百篇
序蓋出於古文既起之時未必在二十九篇內也漢
書律歷志註顏師古曰武成亦今文尙書則二十九
篇之一殆武成乎經義考云武成繫日於古文尙書
中最爲可疑今文豈得有是今以漢志所引武成考
之其繫日與召誥顧命同竹垞所指蓋梅蹟之武成
耳其詳在武成考中

孔書篇數考

史記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尙書安國以今文讀之因

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此安國所起之篇數也漢書劉歆傳魯恭王得古文於壞壁中書十六篇天漢後孔安國家獻之此安國家所上之篇數也漢書藝文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註鄭元敘贊云本五十八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此劉向所校之篇數也尚書正義鄭元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泰誓三篇爲三十四更增益二十四篇爲五十八所增益者鄭註書序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

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
二旅葵二十三問命二十四此鄭元所註之篇數也
孔於伏生二十九篇內無古文泰誓除序尙二十八
篇分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爲三十三增
二十五篇爲五十八二十五篇者大禹謨一五子之
歌二胤征三仲虺之誥四湯誥五伊訓六太甲三篇
九成有一德十說命三篇十三泰誓三篇十六武成
十七族葵十八微子之命十九蔡仲之命二十周官
二十一君陳二十二畢命二十三君牙二十四問命
二十五此梅賾所獻之篇數也梅本現存孔氏所上

劉向所校篇目亦不得而知矣鄭註雖亡其目幸在若遽以爲孔氏之古文則余豈敢以爲張霸之僞書則又有不可者漢書儒林傳張霸采左氏傳書敘爲作首尾今汨作九其典寶原命肆命之事皆不見左傳而汨作九其大禹謨益稷旅獒之序史記并不載其現存之序文皆甚簡則所謂爲作首尾於何爲之傳又云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正義言孔傳三十三篇與鄭註同則鄭之二十四篇非分析合二十九篇明已傳又云霸書凡百二篇而正義以鄭註二十四篇爲張霸僞造豈百二篇中康成止采二

十四篇耶正義何以止言僞造而不言采取也隋書
經籍志馬鄭所傳惟二十九篇自餘絕無師說蓋言
二十九篇之外馬鄭所註皆張霸僞書梅賾所增馬
鄭俱未之註耳非馬鄭止註二十九篇也若止二十
九篇則鄭註書序不得有二十四篇之目正義亦不
言僞造二十四篇以足鄭註三十四篇爲五十八篇
矣余之不敢遽以爲僞者此也伏生書有堯典有臯
陶謨二帝君臣之事畧備而鄭註舜典非分之堯典
益稷非分之臯陶謨又別有汨作九共大禹謨諸篇
則有虞之書不太多所紀皆何事耶孟子欲常常而

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庠趙註皆尙書逸篇之辭豈卽在鄭註虞書內耶伏生尙書大傳虞傳有九其篇殷傳有帝告篇史記殷本紀有湯征湯誥周本紀有武成漢書律厯志有伊訓武成畢命必皆孔氏古文而帝告湯征畢命鄭註無之九其湯誥伊訓武成未知與尙書大傳史記漢書同異何如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湯誥伊訓咸有一德武成旅獒等九篇亦未知與梅書同異何如也余之不敢遽以爲眞者此也夫去古日遠鄭註眞僞今旣無從而定孔傳則朱子疑之於前魯齋仁山草廬諸先生議

之於後而終不敵信之者之多蓋古聖嘉言格論是書無不摭摭薈萃其爲之也勞傳之也久後不得而廢之耳要豈聖人之原經也哉

堯典諸篇異同考

班固儒林傳司馬遷從安國問古文尙書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今史記所載往往與經文異堯本紀終於帝乃祖落蓋古文之堯典也舜本紀始於格文祖蓋古文之舜典也堯典今止於釐降舜典始於慎徽五典夏本紀臯陶述謀至賡歌止蓋古文之臯陶謨也今分贊贊襄哉以上

爲臯陶謨汝亦昌言以下爲益稷母若丹未傲數語
史記及漢書論衡俱言舜之戒禹也今則爲禹之告
舜微子篇父師少師孔傳父師太師箕子也少師比
干也史記宋世家箕子比干之外別有太師少師金
縢篇秋大熟以下周公居東時事史記魯世家周公
卒後事殷本紀湯征與孟子湯始征當是一篇採用
各不同耳今點竄孟子入於仲虺之誥史記所引則
無之殷本紀湯誥與伏書之文相似今湯誥無一字
同者漢書律厯志有伊訓有畢命所引雖不多蓋亦
皆古文也今增損其句字咸有一德史記作於湯代

夏初今則在伊尹告歸之時文侯之命史記言襄王命重耳今則言平王命仇其諸乖異又如此隋書經籍志鄭註二十九篇雜以今文非孔舊本孔穎達尙書正義三十三篇與鄭註同夫今之經文果安國古文則三十三篇當不同於鄭註而乃反與之同則今之經文爲真古文乎否乎史記索隱平章今文作辯章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孟豬今文作孟諸尙書正義宅嵎夷夏侯等書作宅嵎鐵今史記平章爲便章嵎夷爲郁夷孟豬爲明都在治忽爲來始滑與伏書及今之經文皆不合蓋史記所載者伏書多用安國

之說康成所註者古文雜以伏生之本是今之三十
三篇卽鄭康成雜以今文之古文故其辭與史記異
餘二十五篇則好事者掇拾爲之者耳夫伏孔之書
已非孔聖全經今之所存更非漢儒舊本誰汨之而
誰沒之能不咎康成穎達諸人也哉

盤庚考一

康成尙書註言盤庚上篇陽甲爲君盤庚爲臣時事
孔穎達正義以與孔傳異斥爲謬妄其詳遂不得傳
今以其說尋繹經文有可意會者篇首我王來旣爰
宅于茲我王蓋陽甲也盤庚敷于民由乃在位以常

似俱未的夫今之去三代遠矣古書亡滅既無要證
惟當以經解經尙可庶幾得之上篇我王來既爰宅
于茲又云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中篇先王不懷厥
攸作視民利用遷陽甲已有所遷之證也下篇今我
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中篇予若籲懷茲新邑亦
惟汝故以丕從厥志陽甲所遷復圮盤庚又遷之證
也下篇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又云爾謂朕曷動震動
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盤庚復居湯故
居之證也漢書地理志皮氏縣耿鄉故耿國襄國縣
故邢國俱不言祖乙所都後漢書郡國志註始言皮

氏有耿鄉尙書祖乙徙此元和郡縣圖志太平寰宇
記因之故邢國之爲殷都則惟見杜氏通典邢與耿
二地司馬貞史記索隱乃合之爲一謂遷邢之邢音
耿卽漢耿鄉豈不鑿哉

泰誓考

漢得泰誓在武帝時者劉歆傳云建元間泰誓後得
博士集而讀之劉向別錄云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孔
穎達正義云史記武王紀載今文泰誓末篇由此此
一泰誓也在宣帝時者正義引王充論衡及後漢史
本始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子屋得古文泰誓三篇

今論衡正說篇止云逸
周書一篇不言泰誓
此又一泰誓也二次所得先

後不同今文古文亦異隋書經籍志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不言今文古文亦不言得在何時疑卽本始古文也東晉梅賾獻古文尙書內有泰誓三篇云漢武時孔安國所上唐孔穎達尊信爲眞而今文泰誓東漢馬融魏王肅已疑其僞唐後遂不復傳本始古文世絕無道之者所存惟梅賾之古文耳而疑者半信者亦半以今考之漢書儒林傳司馬遷從安國問古文尙書故遷書載堯典諸篇多古文說使梅賾所獻泰誓孔安國已上之司馬遷自用之矣堯典

諸篇伏生所傳遷尙采之古文泰誓後得獨不用古文而仍用今文則今之泰誓豈真安國所起耶後漢書賈逵傳肅宗詔逵撰尙書今古文同異使古文已有泰誓亦當在所撰之中而正義載逵奏尙書疏有流爲鳥之文而無今之泰誓則今之泰誓非安國所起益明已正義云李禹集註尙書於僞泰誓每引孔安國曰計安國必不爲彼僞書作傳夫李禹所註今無從知其真僞安國爲武帝博士奉詔集讀則書雖僞傳亦職所當爲何必梅賾所獻之孔傳獨真李禹所引之孔傳遂僞耶正義又云於先有張霸之徒僞

造泰誓以藏壁中故後得而惑世夫張霸成帝永始
中人司馬遷作史記在武帝太初元年相去幾百年
安得云霸在遷前且霸書百有二篇非止泰誓又安
得云霸藏泰誓出於武帝時耶夫馬融之疑今文泰
誓以無書傳所引之泰誓耳梅賾則盡有之且有傳
記祇名爲書而亦入之泰誓或點竄字句不盡如其
原文則昔之今文泰誓固僞今之古文泰誓又豈果
真也哉

武成考

昔之議武成者多矣程子朱子公是劉氏半山王氏

次魚胡氏靜正牟氏震川歸氏悉改正其次序而歸氏本爲勝然皆今武成非古武成也古武成漢書律厯志三引之顏師古註曰亦今文尙書余考之皆在今逸周書世俘篇史記周本紀陳師牧野至享祀於軍在逸周書克殷篇享祀於軍下史記有乃罷兵西歸行狩紀政事作武成十三字蓋古武成序而逸周書無行狩至武成八字疑後失也世俘克殷二篇語多荒誕而不言血流漂杵梅賾書有之然餘皆近理雜出於論語孟子左傳戰國策小戴記諸書蓋今武成好事者掇拾所成克殷世俘則古武成僅存之一

二策竹垞朱氏曰武成書日不應與召誥顧命異今以漢書志所引武成篇質之粵若來二月既死霸越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於周廟翌日辛亥祀於天位粵三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於周廟死霸朔也庚申二月朔日也生霸望也四月甲辰望乙巳旁之則所云五日中午間三日六日止間四日未始不與召誥顧命同今武成丁未祀於周廟世俘之燎於周廟也庚戌柴望世俘之祀於天位也書法異祭日亦異則今之武成後人偽造無疑而書疏反以爲真以漢志所引爲僞誤

讀書之金 卷六 三
矣書疏鄭康成曰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而所載鄭
註古文篇目仍有之則未知得之何自與逸周書梅
賾書同異得失何如也

讀書

伏書難讀孔書易讀劉歆班固已言之韓子曰周誥
商盤佶屈聱牙今讀之意思綢繆情辭剴切抑揚反
覆有一唱三歎之致未見其難讀也召誥洛誥無逸
君奭立政諸篇尤纏綿悱惻古大臣陳善協恭之誼
於此可見蓋非聖人不能言亦非聖人不能述也特
出屋壁時朽折散絕伏生年老未遑是正爲可惜耳

孔書獻於梅賾古聖微言奧義爲諸經子引述者悉見其間宜與伏書相類乃字句間有點竄上下文每不相蒙伊訓太甲說命旅獒諸篇義與理雖皆動人心目然辭近清潤無真氣以舉之蓋微特與伏書異較之逸周書國語大小二戴記亦相去遠矣疑魏晉間人聚斂成之并非西漢人筆也

讀論語

論語二十篇學而至子罕其意微其辭婉鄉黨以孔子動靜語默飲食衣服終之似出一人之手先進至陽貨其意顯其辭峻微子以聖賢之不遇周公之訓

子周士一門之盛繼之子張以諸弟子言論又繼之
堯曰則柳子厚論之當矣論政莫詳於子張之問從
政故以是終焉似又出一人之手不知命則魯論所
無康成從古論增之者也故附於卷末夫二十篇之
書前後結撰各異言談辭氣亦有不同則不知記之
者爲之抑纂輯者爲之也適魯者觀夫子廟堂車服
禮器猶低徊留之不能去况讀其書恍焉如接乎其
容玩其辭肅焉如佩乎其訓有不憤發以志於聖賢
者乎則言談辭氣之間正聖人之意之所在敢不探
索而身體之哉

讀孝經

余讀孝經知非孔氏全書蓋漢晉諸儒剽竊爲之者也何也其中名言至理頗多游辭晦語浮而不實泛而不切者亦有之又其甚者孝一而已乃分之爲五日天子之孝諸侯之孝卿大夫之孝士之孝庶人之孝所分又俱未的諸侯之孝曰在上不驕制節謹度天子卿大夫士非在上者乎又孰可驕乎可不制節謹度乎卿大夫之孝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上而天子諸侯下而士庶人言可非法行可非道乎自天子至於庶人父母同也自諸侯以下君父同也士之孝

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將母有不敬并不愛君有不愛并不敬者乎其他傳會詩書好言後效裂取成文強加裝綴誠有如朱子所譏者蓋微特不如論語之言孝且與大戴記曾子諸篇迥別矣余故因朱子刊誤廣其說如右朱子自跋刊誤云幸有所因述得免於鑿空妄言之罪椿言益妄然所因者朱子也庶免鑿空之罪也夫

儒林傳之今文非伏書辨

尚書在漢出於伏生者直謂之尚書或曰歐陽尚書

大小夏侯尚書並無今文之名史記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讀之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所謂今文蓋漢時字漢書儒林傳謂之今文是也以今文讀之卽孔序隸古定意起者辭義皆通如劉歆傳云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也藝文志孔安國得古文尚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考者考其篇數之多寡非讀其文也後人混藝文志之考儒林傳之讀爲一解又以儒林傳今文爲伏生之二十九篇遂名伏書爲今文以別於孔氏之古文誤矣

伏書非口授辨

史漢儒林傳漢書藝文志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劉歆移讓太常博士云尙書初出屋壁是伏生書出壁中明甚孔穎達尙書正義夏侯等書岫夷爲岫鐵心腹腎腸爲憂腎陽其爲壁藏模糊無疑漢書儒林傳註引衛宏定古文尙書序伏生老不能正言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穎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畧以其意屬讀而已所謂傳言教錯句讀意義非經文也自梅賾僞撰孔序有伏生失其本經口以傳授之語隋書經籍志陸德明經典釋文孔穎達尙書正義因之世遂謂伏書傳於口授失其實矣

孔書非壁藏辨

史記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尙書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而無得古文於壁中安國獻之之事五宗世家魯共王好治宮室苑囿季年好音亦無壞孔子宅得古文經傳之事則古文尙書本孔氏家所有非出於壁中安國亦但起之未嘗獻之也漢書景十三王傳始言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聞鐘磬琴瑟之聲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漢書藝文志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所言大抵相同竹垞朱氏經義考引荀悅漢紀孝成帝三年劉

向典校經傳於古文尙書論語孝經云武帝時孔安
國家獻之以爲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孔安國下獻
字上脫去家字之證則所謂聞鐘磬琴瑟之聲止不
復壞及得古文於壞壁中乃安國後人獻書時附會
伏生壁藏且以神奇粉飾之耳非事實也書序云古
文書皆科斗文字夫古文之名以與漢時書異體非
科斗也漢世經傳皆用之所謂中古文是也若如書
序所云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安國獨何自
知之孔子雅言書又曰今天下書同文吾從周若以
時人不能知之科斗書虞夏商周之謨誥豈聖人從

周之道亦豈雅言意乎其爲僞更有不待辨而自明者矣

漢儒不見古文尙書辨

今之言孔氏古文多於伏生書者班固儒林傳藝文志也言張霸僞古文百兩篇者亦班固儒林傳也傳中先敘伏書次敘孔書又次敘霸書是非真僞先後秩然志不及霸書者以僞不著錄也孔穎達尙書正義劉向不見孔傳劉歆賈逵馬融鄭元亦不見之又云庸生賈馬惟傳孔學二十三篇其五十八篇及傳記絕無傳者又云諸儒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僞

造二十四篇以足鄭註三十四篇爲五十八篇又云
藝文志古文多十六篇篇卽卷也卽僞書二十四篇
也其說皆爲無據今試一一質之漢書劉向傳成帝
觀古文詔向領校中五經秘書劉歆傳河平中受詔
與父向領校秘書後漢書賈逵傳父徽受古文尙書
於塗暉永平中兼校秘書馬融傳永初四年詣東觀
典校秘書桓帝時重在東觀著述夫古文中秘所藏
二劉賈馬奉詔校書則十六篇者豈得不見所未見
者梅賾二十五篇及傳耳其時賾尙未生僞經僞傳
未出二劉賈馬安得先見之乎劉歆移讓太常博士

古文書十六篇孔安國獻之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陳發秘藏傳問民間書有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儒林傳安國授都尉朝朝授庸生生授胡常常授徐敖敖授王璜塗惲惲授桑欽王莽時諸學皆立璜惲等皆貴顯是都尉朝等於古文全書不特見之而且有師說矣若安國有傳必當列之學官何止用庸生之遺後漢書孔僖傳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僖爲安國子孫非他經生可比豈亦止傳二十八篇孝章好古右文僖生其時果有先世遺傳何不上之天子而乃俟數百年後梅賾始上之乎儒林傳張霸書凡百

二篇則霸書四倍於二十四篇且餘之矣司馬遷在霸前百年史記儒林傳已云古文多十餘篇則十六篇之說非始漢志且志有言篇有言卷有言篇而復言卷篇卷自是兩義焉得訓篇爲卷更以十六篇爲二十四篇也儒林傳又云霸書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弟子樊並並後謀反乃黜其書則霸書之僞當時已其知之所謂中書卽劉向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之中古文校之知非是者向歆父子也班固去歆時不遠固嘗預典校書固之藝文志卽歆

之七畧著其僞於儒林傳末錄其書於藝文志中於理必不然矣朱子云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未見可疑之甚自是儒生始多議之而古經十六卷卽張霸僞古文二十四篇漢儒所治不過伏孔相同之二十八篇則皆未之議也夫漢儒所治止二十八篇猶可說也古經十六篇卽張霸僞古文則大謬矣夫古文旣起十六篇者必實實有之兩漢盛時不過如毛詩逸禮左氏春秋時隱時顯未立於學官耳非不秘府藏之儒林有之也自隳書行孔穎達爲之疏世遂以隳書爲真反以漢儒所見爲僞不亦愚且誣

乎

孔安國書傳辨

孔傳之偽先儒辨之已晰顧尙有未及者漢書儒林傳司馬遷載堯典諸篇多古文說說卽史記所用訓詁是也孔傳每與之異一也漢書地理志古文云云桑欽云云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篇云云皆孔說也孔傳槩不之及二也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孝成皇帝陳發秘藏傳問民間古文書有膠東庸生之遺不言孔傳三也兩漢經師毛詩鄒夾春秋費高之易雖未立博士然皆列之史傳孔傳則未有及之者四

也後漢書孔僖傳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尙書亦不言有傳五也尤可異者安國自序云承詔作傳會國有巫蠱事不復以聞世豈有受命天子可不復命者乎陸德明經典釋文云王肅註今文而解大與古文相類或肅私見孔傳而秘之乎孔穎達尙書正義云晉世王肅註書始似竊見孔傳則今三十三篇之傳殆攘王註爲之餘二十五篇之傳辭義益下又不知何所剽竊也而德明穎達反誣肅爲盜孔豈不悖哉

子而鄰堂文鈔卷之六